

一池残荷

高凤华

“远山无晦明，秋水千里白。”江汉的秋，瘦不露骨，细眉弯月，通体疏淡，倦懒于温暖的阳光中。轻拢慢捻，万物缓缓，仿佛一幅静谧的高宋古画。季节把一年的珍藏豁然送入，成人之美，而自己依然小石疏林，旧服敝履：无论是暮天修竹、纸窗烛影，还是故国莼鲈、梅篱藤墙，皆干净素雅，意趣动人。灵秀处，自有其温良恭俭的气息与岁月淘洗的洁净，流露着人间处处可见的修养和美好。

疏比密好，淡比浓好，旧比新好。晨曦暮晓，一个人沿着池塘走，看断梗飘萍，孤凫残荷，仿佛走进佚名《枯荷鹄图》萧寒凄清的意境里。荷叶经霜，被寒露裹挟，昔日碧圆变成老妇的脸，千皱百褶，让人想起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，想起朱零那首《致普拉达》：“如今，你已入睡多年/早已失去了梦乡/而今夜，我迟迟不敢入睡/我渴望梦乡，但我更怕/过早地失去。”无限感叹中国的山水画，能在尺方之间，把“眷恋庐衡，契阔荆巫”的情感置于一图，得天然之趣，与造化争巧，使千载之下，诵其文，想其人，心生爱慕向往而不能已已。

枯荷能得到文人墨客的垂青，实在是因为它的瘦骨嶙峋，萧条的美，物哀的美，死亡的美。日午画舫桥下过，衣香人影太匆匆”，老了的荷，皮枯叶皱，单薄的肢体由纤细的骨梗勉强支撑，随时变成一片落叶，结束生命的旅程。“茜纱窗下，我本无缘；黄土垄中，卿何薄命”，所以李泽厚认为，宝玉不必勉强参禅。换做我们，其实也一样。当年张叔夏感叹汉宫燕舞犹在眼前，刹那间鬓丝飘雪，已成过往，而留仙裙上的香气，至今仍在鼻前氤氲。放眼人世，许多小偶遇、小团圆、小欢喜，甚至是小成功，往往不会长久，总是无情短促转瞬即逝。“花无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”，就是生命的真相。

黛玉何其聪明，她口里说一向不喜欢李义山的诗，却话锋一转表示只喜欢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这句，还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怪宝玉他们拔了荷叶渚的残荷。黛玉用“残”替换“枯”，这一换不打紧，满眼恼人的败象，竟翻出一派新境界，顿时天高地迥，妙趣横生。

“残”是“枯”的前奏，“枯”是“残”的结局，“残”比“枯”好。这一换让后世的红楼公案讼争不绝，演绎出多种或游离或梦幻或厚重或轻薄的版本。有人说，“残”言尽而意未尽，“枯”则是心死，是黛玉的自怜，是黛玉觉察到自己终不能与宝玉厮守的隐喻。对，也不完全对。一部《红楼》，见仁见智，读者是一千个哈姆雷特。其高下，不过一只空杯的距离。

黛玉葬花，千古一景。她怕花污，盛于绣囊，套了棺槨，执了花铲，找块洁净之地安葬，三百六十八字《葬花吟》盛况空前。再看寻常人家，死了护院狗，一律开膛破肚，鼎鼐调和，极尽残忍之至。对于万物灵长的人类，除了一己之身，其它生灵都是人世间的一碗菜，任我剥皮任我剐。何况饥荒之年，人命尚不能眷顾，炖了吃乃是替天行道。两相对照便不难理解，易“枯”为“残”，其实是曹侯对生命的观照与悲悯，是情怀与风骨，是对黛玉灵魂的透视与写实。黛玉，大观园里生活最沉重却最清醒的女子，恰恰是一个生命意义上的真正关怀者。

秋日荷蕊，或折或弯，或逸或斜，与阳光白水为伴。水上一半，水中一半。一半是理想，一半是作为。水上的气定神闲，如掌如握；水中的空灵似梦，镜花月井。它们在池塘里修成正果，圆满自己，让你屏声静气不忍拂抑；它们在死亡将近时抒写生机，把残缺重铸完美。万千荷蕊，没有一枝重复，更没有一丝塞滞，个个通透无比。即便面临朔风凛冰的胁迫，也要在枯萎前把自己圆满成一个不可复制的洁净生命，把一个苍凉的秋装扮得生机勃勃，旋律跌宕。

“一切有为法。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。应作如是观。”苏子的“人间如梦”“人生若旅”，已没有了魏晋那种人生短暂、盛年不再的悲哀，无关乎个人生命长短，而是整个人生意义的问题。是秋夜里的蛩鸣，尘世里的灯光，与我们同频共振，照亮我们的余生。换言之，“残”“枯”所表达的情感，不是激昂热烈、振聋发聩的，而是理智平静，醒悟且深刻的。正如日本散文家东山魁夷在《一片树叶》中所说的：

无论何时，偶遇美景只会有一次……如果樱花常开，我们的生命常在，那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情怀了。花用自己的凋落闪现出的生的光辉，花是美的，人类在心灵的深处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也热爱自己的生命。人和花的生存，在世界上都是短暂的，可他们萍水相逢了，不知不觉中我们会感到一种欣喜。

白石老人的笔下，从来都不曾有传统画家所传递的落败、颓废、悲伤的情绪，他的一瓜一果一虾一菜，让人感受到秋天硕果丰盈满心欢喜。如果他画了残荷，也一定是借以表达对收获季节的乐观享受和对人生晚霞的颂扬，因为他明白，流星的动人，在于陨落即是盛开。



冬泊 李海波 摄

与一棵古桑隔空对话

李国春

寒流刚过，暖阳映射在南窗，顿时有了出行的兴趣。于是，开始一场搁置很久的寻访老屋之约。

老屋在湖汊边，自市区驾车约二十分钟路程。小时的伙伴老校长在老屋等候，前天他在微信上说，您要来看老屋啊？那废墟的景致，恐非如您所想象，哪里还找到当年我们穷而乐处的影子哟！

村头，儿时游戏的瓦砾场依旧堆积在双塘之间。极目所见，四野榛莽乱蓬，柳树虬曲，两只乌鸦在枝头打盹，纤弱的树杪随风摇曳，颤悠悠地，鸦雀竟安然不动。伙伴捡起一块瓦砾，正要逞儿时之强，猛听得那鸦鸟扑楞一声飞起，凄厉长鸣，惊破水天之间的宁静。

循着乌鸦飞走的方向，抬头见朝云渐渐隐去，顿觉阳光越发温煦。转身来到老屋前，只见一堆废墟。老屋是前年一个大雨滂沱的夏夜蓦然仆地的，清晨，早起的三叔公一声叹息：可怜大伯家百年基业竟毁于一旦。

说老屋是百年基业毫不为过，屋边那棵桑树可以佐证。听说古桑是高祖父亲手栽下的，太平军过桐城，一家人逃至黄甲铺，战火刚熄，高祖带回山中一棵桑树苗，栽于西窗前，并赋诗以纪。若干年后，到了父亲手里，有关祖辈流离的悲伤以及岁月的苦难都在记忆中渐渐淡去，唯有这株古桑，兀立在屋边，时常勾起老一辈人回忆，几十载岁月风尘仿佛都浸润在桑干的癭结里。

桑树能否成活百年，未作考证。在中国文化的词典里，桑树和梓树常常栽植在农家的房前屋后，每一圈年轮里都刻录着前代人的劳作艰辛与天伦和乐，“桑梓”就成了故乡的代名词，蕴含着古老的诗意。有关老屋古桑的真实年龄或许更短，但春秋轮替，萌蘖落英，每一片残叶都融进家族繁衍的谱系

里，那桑梓之性，未尝没有人间温情呢？

边想边转过坍塌的墙坝，脑海里迭现少年时那桑树的印象。隔着一段残垣，数十步之外，一条沟渠断如岩壑，要想越过，殊非易事，仿佛要翻阅一部村庄断代史。于是，只能站在不远处观察，见古桑槭(sè)然挺拔，与茂密的竹林一起顽强地生长着。伙伴指着沟外的老树说：看，先前孤独的一棵树，遭受猪牛鸡鸭的欺凌与顽童的纠缠，现在人烟稀少却缠满了青藤，越发强壮了。

是啊！古桑树竟缠满了青藤！忆及少时砍柴的时光，房前屋后，古埂四垄，刀镰所到之处寸草不留，连幼小的树苗也难能幸免，而这桑树，因见证一个小族的百年悲欢而神圣不可亵慢，才免遭斫伐。岂非与庄子所谓“散木”之材命运相似，而成活至今呢？

青藤缠满古桑，实在值得庆幸。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，让一棵本该自由生发的树木得以逞其本性，这是物质匮乏的年代所不容的。在返程的路上，不时发现公路两旁有不少槐榆桑柏，有些也被青藤缠绕着，苍古中透出勃勃生机，枝干的盘虬与柯条的柔美透出乾坤卦象，隐藏着一种神性，让你敬畏、让你不由自主地回首多看一眼。

新年祝福滚滚而来。车行大道，桑竹良田之美，随处可见。离别故园，蓦然回首，所见所想不只是兀立在老屋边的一棵老树，还有岁月逝去，鬓毛衰(cuī)白，更有儿时伙伴与桑梓之情，一切过往，交织着种种物象，都向自己袭来。

回家打开微信，伙伴发来一串贺岁的文字：只要一颗心依然向往着明天，平凡的生命便如故园那棵贞木，坚强成长，且以仁者之心呵护着青藤，一起顶风冒雨，昂首向上。我信手回复：明年仲秋，我们一起坐在古树下，把酒话桑麻，好吗？

